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門街前後傳  
第九十九回 悶說無聊弟兄隱恨 筵開湯餅賓客交歡

荒池廢館芳草多，踏青少年時行歌。誰樓鼓動人去後，回風裊裊吹女蘿。話表李廣追問楚雲心事，楚雲怕他識破，假言曰：「弟之心事，豈兄所可能解？但實告兄長也無妨。只因花香、詠吟體態輕盈，久意納為妾媵，奈內子驕傲性成，嫉妒太甚，弟不便尋氣去啣。但則小弟風流性成，見此芳姬，何能毫不動心？而況忝列藩王，連一姬人都不能遂願，還望甚麼金釵十二，任我所為？因此懷悶於心，未卜何日方遂平生之願？兄長你看這事可惱人否？」李廣聞言，便挺冠大笑曰：「賢弟，你真奇極了。這等小事也算心事，令人可笑。至於弟婦驕妒，只須慢慢勸解，自然順從。賢弟何必為這件風流細事而憂愁，以致消瘦如此？若以此事愁悶，則愚兄更不可一日得安了。」楚雲曰：「難道兄長也有難忘的心事嗎？」李廣曰：「怎麼沒有？若論起來，比賢弟心事加上十倍。愚兄自幼聘定雲顰娘，自顰娘失落，已八載有餘，杳無音信。擬欲遍往天涯，訪尋蹤跡。因璧人向未與吾商酌，是以愚兄不便啟齒，恐惹人笑。此段衷腸，以自暗悶，向未與人道破。今因賢弟假問及此，愚兄所以才傾心吐膽，實告賢弟。除賢弟面前，他人萬不可相告。所謂此中人語，萬不足為外人道之。惟恐他人不似賢弟知己，故不敢稍泄其詞。賢弟你想這是愚兄一段心事麼？所以我時刻於懷，未嘗稍現於面。不似賢弟因納姬，而因夫人之驕妒，便愁悶如此。」言罷，李廣長歎不已。楚雲聞言，心中暗暗感激：「足見此君多情，時時在念。那知當前即是，未免交臂失之。卻也不能怪你，只恨我現在欲罷不能。此種幽情，只可暗自心傷而已。」暗想至此，手托香腮，呆呆的出神。李廣見他如此光景，心疑他還是難解，復又曰：「賢弟，你不要太癡，我與你且作一局閒棋，聊排愁悶。」楚雲見他各種柔情，竭力排解，雖然心中不願奕棋，著實感激他一片真誠，不好辭卻，因曰：「既如此，我便與你一局。」遂站起，擺開就局，李廣執白子，楚雲執黑子，二人便下了一盤。楚雲毫無心緒，隨手落子，局終，楚雲輸了。李廣還要復奕，楚雲曰：「我奕不過你，何必現丑？算了罷。」李廣見他仍然無精打采，不可勉強，遂又談了些閒話，告別而去。光陰迅速，已是十一月二十四日，明日是英武王李廣的小爵主彌月，又是徐文俊的白氏夫人所生兒男之三朝。一邊做彌月，一邊做三朝。李、徐兩家同議：「來日那在朝王公大臣，必來賀喜，兩邊一齊忙不了，不若咱兩家將喜酒筵席並在一處，一來又覺熱鬧，二來也忙得過來。」彼此斟酌已定，就將酒筵設在李府。因李府房屋寬敞，輾轉得宜。

次日，在朝文武王公大臣，皆來賀喜，先至英武王府賀喜，又往徐府道賀。李廣遂將兩家酒筵並在一處，向眾人說知，大家稱快。玉清王一聞此言，頗覺稱贊曰：「如此甚好，可以聚會一日。」午刻已至，酒宴擺齊，共計六桌。中間一桌，玉清王上坐，是楚雲、張珏、雲璧人相陪。其餘五桌皆分爵位大小坐定。李廣、徐文俊親自代玉清王送了酒，然後大家暢飲。酒過三巡，玉清王向李廣、徐文俊曰：「孤今日坐擾二卿家的喜酒，一是彌月之喜，一是湯餅之會，固是喜樂不盡。但二卿之二位令郎，孤尚未瞻仰，可否飭令乳娘抱來，與孤一觀？」李廣、文俊聞言，口尊：「王爺言重了，臣等當飭令將犬子抱來，叩見王爺。」遂令人進內呼喚乳娘，將一位小爵主，一位公子抱出。不移時，兩家一齊抱出來，兩個乳娘跪送上去。玉清王先將李廣之子接在手中，看了一回，贊曰：「頭角崢嶸，骨格奇突，如李王兄一般無二，可慕可羨。」言畢，便從腰間掏出一塊金牌，上刻著「富貴無極，福壽雙全」八個字，給他掛上。遂問李廣：「此子曾起乳名否？」李廣曰：「是臣母代起乳名麟兒。」玉清王贊好。又曰：「孤未帶寶物，聊以金牌一塊，姑作見面之儀，已代令郎掛在身上了。」李廣當即跪謝賞賜。玉清王將麟兒遞給乳娘抱過去，令他蒙嚴切忌風冒。乳娘跪接過來，站起方欲回內院，眾王公大臣近前攔阻，各人撫弄一番，皆稱贊不已，亦均有饋贈，方令乳娘抱轉上房。這裡玉清王將徐文俊的小孩抱在懷中，撫弄一番，極口稱贊，也賞了一塊金牌。徐文俊近前謝了恩，乳娘跪接過來。各王公大臣皆是撫弄一番，均有饋送，乳娘方抱轉而去。